



工农创作丛书

春 桃

魏子良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工农創作丛书

春 桃

魏子良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內容提要

“春桃”是农民作者魏子良的第一篇小說。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农村在技术革命中两条道路的尖銳斗争；歌頌了五八年工农业生产的偉大胜利。作品故事紧凑，語言生动。浠水县委宣傳部曾为这篇小說召开了一次座談会，并把座談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章，在“长江文艺”上发表了。为了帮助讀者閱讀，我們把这篇文章附录在这里。

工农創作丛書

春 桃

魏子良著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*

720×930 耗 $\frac{1}{32}$ · $1\frac{13}{16}$ 印張 · 27,000字

1959年8月第 1 版

195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00

統一书号：T10106·342

定 价（5）0.10 元

目 录

春桃..... 1

附:

“春桃”是一篇好作品..... 石冰整理 40

春 桃

第一回 打 賭

山头上吹响了休息号，大伙儿象一窝蜂一样飞拥攏来，把我圍了起来。大家七嘴八舌的議論着，有的要我說鼓書，有的要我講故事；有的說，不論鼓書也好，故事也好，要新鮮的事，越新鮮越欢迎。

大家这样一說，倒教我为了难。因为今年要講最新鮮的故事，是不容易的，比方說，昨天是最新鮮的事，今天來說就不新鮮了；有的早上是新鮮事，晚上又不新鮮了。总起来說，一天十二个时辰，有二百四十个变化。你的高产一万，他的亩产二万；还有亩产三万、五万、六万。社里成天招待报喜的人，忙也忙不过来。新鮮事就象长江流水一样，一浪赶一浪，实在数不过来。这叫我怎样去拦头說起呢？可是，众人渴望的眼光象夜明珠一样望着我，

欢迎的掌声逼着哑吧也要唱歌。我的心中真不知怎样回答众人才好。沉思一会，有了，我想：就說一个不新不旧的故事給大家听吧！

我說：“五七年在省人代会上，听了張省长的报告，說武昌青山某部会养猪，其中有一头猪，身長八尺，重有千斤。”大家听了，張口吐舌齐声叫好。我正講在兴头时，忽听有人扑哧一笑，我踆足一望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打歪眼、外号叫“臭虫”的游計安。只見他縱着一副猪娘臉，鼻子一縮象棺材盖一样，分开众人前来問我：“大肥牛有多少斤重一头？”說罢皮笑肉不动的怪样子逼近我身旁，叫我回答。本来我对牛的估价沒有經驗，心里沒底，再加上他这样一問，就把我問住了。他見我无言对答，就閃着一双細眼睛瞄着我乘势一追，問我：“千斤重大肥猪是公猪、是母猪？是黑毛还是白毛？是哪里来的良种？”这样越发把我問住了。可惜我只听張省长在会上講过，沒有亲眼看到过，叫我怎样說出猪的模样呢。他見我如此，更加兴起，冷笑一声把大姆指豎得象笔杆一样，两只鼠眼向众人一扫，才張开嘴：“不瞞大家說，祖上几代人是开牛行的，我也当了几年牛販子，从来沒見過千斤重的大肥牛，何況說猪？頂大的肥猪，也不过三两百斤重。有千斤重的大猪王？

你們大家信不信？”他見大家不理他，又說：“真是風吹得他亂夸！”說罷狂笑了一陣走了。眾人也掃了興，稀稀拉拉地走了。我真想趕上去頂他兩句，又見他走遠了，只得算了。

我氣極了，回到家里一夜沒合眼。心想，這個“臭蟲”光放臭屁，嘴吧比刀子還快些。五四年我宣傳畝產千斤水稻，他說，要連草稱，就有千斤。我宣傳要密插秧，他說，又大又密，莖頭三粒，麻雀一過，白費氣力。現在水稻畝產幾萬斤，他說，是碰上了好運氣。總起來說，不論什麼運動，他总有怪話說。明明是死青蛙，他也要爭出活尿來。

第二天，又在一塊兒挑塘泥，只見他趾高氣揚的，見人就講：“一頭豬有千斤重，真是不怕夸掉了。下巴！光吹牛皮！”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，我實在忍不下去了，就同他爭論了幾句。他見我不服氣，把眼珠兒都瞪出來了。我也決不讓他一句，他車身對眾人討好的說：“你們說，真有千斤重的豬么？”眾人含笑不語，他見大家沒說什麼，更加有氣，大聲說：“你們都打着順風旗，不肯說直話，我是決不信這個鬼打鐵的怪事！”我說：“不信你去青山看！”他听了頭皮紅得象豬血樣，說：“我沒有那么多功夫，你是好漢就養一頭千斤豬給我看看！”這時，我正有此心，早

想养一头試驗猪，就滿口应承下来。他見我滿口答应，毫不退讓，便把肚皮拍得比战鼓还响一些，說：“你养成了一千斤重的大肥猪，我送你一块光荣匾，还送你一千块钱。”說罢，气冲冲的站在塘岸上，象根乱树桩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我說：“养猪是养猪，誰跟你打賭！”他說：“我一定要与你見个高低！”这时，大家紛紛劝解：“計安大叔，你二人何必这样，硬要在豆腐里爭出血来！他縱然养出千斤重的猪，你那有一千块钱把給他呢？”“臭虫”一听，怪叫着說：“你們太小看人了，一千块钱我就难办到？只要他能养出千斤猪，我情愿三年餓肚子，也要湊合一千块钱送給他。”大家听了，哄然一笑，他心中更发起火，連忙在地上拾起一根稻草招成两截，一段送我，一段自己拿着，說：“此草为証，决不食言！”我没办法，只好忍耐着接过头来，說：“好，大家作見証吧！”

太阳站在西山头上，大家收工回家。这天农忙，食堂加餐，添了很多好菜，我爱人高兴地說：“今天合口味了吧！”本来我爱吃魚，今天不但不想吃，見了心也煩。勉强吃了半碗飯，一盅酒，就和衣睡覺了。躺在床上，心中实在难过，要說不理“臭虫”吧，他光和我搗乱，我是党的宣傳員，要是沒有个千斤猪，被“臭虫”量住了，今后我的宣傳工作怎样开展？

左思右想，只有下定决心养头大肥猪。现在是生产大跃进，能养头千斤猪，也能打破对养猪的迷信，起点促进作用，况且也可以给“臭虫”看看，教育他一下。想到这里，恰巧我爱人从食堂回来了，我就同他商議。誰知她也不同意。我从天南說到地北，也是无法說通。倒引起她对我一場反駁。她說：“爭不尽的英雄气，爱不尽的好丰收，千万不要与計安打賭。养猪，不比养牛那样松散，上山、下湖、吃草，猪要吃食料。現在吃飯到食堂，連洗米水也沒有，白水怎能养猪呢？”我說：“并不是与他嘔气，大跃进嘛，我想养猪对社里多点貢獻。一勤无难事，只怕心不坚，只要多找些窍门，总可以冲破难关。我們也不能叫‘臭虫’量住。”她听了低头不語，手招指头心里在想什么。我也出神地望着她，盼她轉口。冷靜了一会，她抬起头來說：“‘臭虫’与你是不能調和，他在前面搞自发，你在后面貼他的大字报，漫画；你說他是富农思想、保守派、怀疑派，他說你光吹牛不实际。你二人都是八两对半斤，对換不找搭头的人。本来，猪哪有千斤重呢？我也很难相信。就依你养一头試驗猪，万一不能成功，岂不惹火燒身，反助‘臭虫’兴味，那时后悔不及，倒不如就此收兵为妙。”我見她越說越泄气，实在听不下去，就

生气地說：“算了算了，別泄气了。你怕困难，我就来养。”她見我下定了决心，难以更改，就叹了口气說：“不是不愿意养千斤猪呀，千斤猪要万斤骨架，哪里有这样的良种呢？”我見爱人口气活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就滿有信心地說：“只要决心养，良种总找不到。”接着，我又講了一大堆理由，想了許多办法，来巩固我爱人的信心，最后她欣然同意了。

这样一来，我真是又喜又愁，喜的是爱人同意了，可以同心协力地干，愁的是难找到猪种。一連跑了几天，到处找不到长条骨架的猪娃，又不好向人明說。“臭虫”見我沒有动静，他非常高兴，一进食堂就高談闊論地諷刺我。沒有办法，我就找队长說明原委，队长非常关心这件事，也帮我到处打听寻找良种，并派我跑东走西找了好多地方。

有一天，我去县里开会。一路上有很多相識的人問我，“試驗猪长的好嗎？”我听了心中好生奇怪，我只和“臭虫”打过赌，怎奈找不到良种，計劃沒有实现，怎么大家都知道我养試驗猪呢？我正想着，突然肩上有拍我一把，掉头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桂桥方云卿，只見他張口大笑說：“你的千斤猪长得好嗎？”說罢咧着嘴巴望着我直笑。弄得我不好意思回他。他又在我肩上拍一下說：“不要做作，大胆

革新試驗千斤猪，真是光荣！”我听了更是莫名其妙，他幸灾乐禍的說：“瞞不住了，計安大叔老早就对我說了。”

我听了計安二字，心中明白过来。本想向他解釋一下，又一想，他同“臭虫”是一鼻孔出气的人。因此就同他乱扯一頓，才分了手。一路上心想：这事实实在逼人，“臭虫”到处宣揚，多数人无意识中来諷刺我，我心中好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。弄得我开会时也人在会場，心在天外。

第二回 买 猪

几天来，社里生产很忙，可是心里总是記挂着买猪娃的事。夜里睡在床上，梦里也夢見养猪的事。这天天还没亮，我就醒来了。社里的汽車鳴鳴的叫着，要送社員們上地里去培育棉苗。陣陣歌声、笑声、車声混合一片，从窗口飞进来。这些天因为队长照顧我买猪，叫我打零工；地里很少去，不知棉苗长得怎样。我想到地里去做活，拿起家伙正要出門，迎面来了我們的队长。只見他手上拿着張紙条子摆动著，笑嘻嘻地說：“老魏，告訴你个喜事。我到社里开会，順便說起你养猪的事，饒兴礼社长与丁書記商議，說县农場有猪，是約克夏的良种，本

来人家不肯卖，后来打电话与农场商量了半天，农场才答应卖一头。”说罢，把纸条交给我。我听说丁书记、饶社长这样关心，实在感激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爱人也喜出望外。队长说：“你今天就去把猪娃买回来，叫桂芳同你一路去。要注意拿出眼力选好猪种。”听了队长的话，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。这几天，社里生产正忙，我和爱人都怕误工，商量着早去早回，吃过饭换换衣服，带上钱就上路了。

到了县农场。看了介绍信，农场一位同志先领我们去看大猪，但见那头猪，声如雷吼，周身雪亮，真是又肥又大。我爱人见了目瞪口呆的连声喝彩。再到猪娃场一看，更是动人。见一群猪娃活象一群小白象出洞一样，摇头摆尾，惹人心爱。我爱人目不转睛的看着，一面喝彩叫好。其中有头公猪娃，格外惹人心爱，满身油光水滑的，引人着迷。我爱人越看越出神，我故意拍她一下说：“莫把猪栏挤倒了！”她扭过头来，满面春风地指着那头猪娃说：“你看这头猪娃多好，就买它回去好啦！”农场的同志看我们选好了，就当面过秤，恰好一十四斤。我爱人不等秤砣落地，就抢上前去把猪娃抱在怀里，这头猪娃也象婴儿贴在娘怀里一样，轻轻的哼了几声就沉睡了。算了钱，向农场的同志道了谢，我同爱人

換手抱了回家，一路上說說笑笑，真是高興。一口氣走了十多里路，翻山過坳轉眼到了桃花林。因為久雨初晴，太陽格外厲害，又是中午我同愛人走進桃林休息一下。我坐在桃樹根上，抱著豬娃兩手不閑，愛人掏出手巾給我擦汗。我倆同坐在一條樹根上。眼看桃花怒放，游蜂如蟻，鳥語花香，逼人興起，就以桃花為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千朵桃花一木生，
夫妻養豬共條心，
副業來個大躍進，
養豬超過一千斤。

桂芳見我作詩，她也興起，作了一首：

桃花怒放十里香，
買頭豬娃世無雙，
養得要比牛還大，
明年要稱豬大王。

這時朝霞反射桃樹，花影映在豬娃身上，格外美觀，好像嬰兒着上花袍一樣引人着迷。我愛人高興了，手指桃花自己恭賀自己說：

今日桃花怒放，
必結甜美的盛果，
今天買這頭豬娃，

說不定長得超過千斤呢。

我听她的話正合我心，我和愛人商議以桃樹為題，給豬娃取名“春桃”。

說也奇怪，以後這豬也習慣了，不論你是張三李四，喊上一聲“春桃”，它就昂頭擺尾連縱帶跑的到你腳跟前亂轉亂拱的。桂芳更把它打扮得象一支花樣，把我的紅墨水刷在豬娃的頭背上，遠看象披上了一匹大紅緞子一樣，紅白交加，光輝燦爛，更是惹人心愛。可是春桃就有個毛病，會鑽會出，只要你一眨眼就不見了，接着有人說瓜藤咬斷了，有的說菜吃光了。我愛人成天向人說好話。有一次，我愛人因听了閑話，實在惱火，把春桃關在屋內，舉着竹棍大叫：“春桃，我要打死你，天天為你慍氣。”春桃听了，伏在面前輕輕的哼，好似小伢向娘討饒一樣。我愛人手軟了，下不得手，一下也沒打它，反過來又把它抱在懷里，如訓小孩子一樣，千言萬語的哄勸着說：“不要亂跑，再不要去惹禍。……”

第三回 冒 險

春去夏來，春桃一天大一天，飼料就一天比一天困難。我愛人積蓄了一點谷糠，是準備喂雞的，也被春桃吃光了。食堂養的豬多，只能提少數的米

湯和洗米水給春桃吃。田地生产又抓得紧，不能抽出多的時間給春桃办飼料。我們怕春桃出外吃了人家的瓜菜，原来是把春桃关在屋里的，后来没办法搞飼料，就放出来吃青草，当作养牛一样，一天只喂两餐。春桃吃不飽，当然更是到处乱鑽乱闖的找口粮吃。这天，我同爱人到地里挑糞土，一不小心，春桃跑进了狐狸精的菜園內，把她一棵开花的方瓜藤咬断了，真是闖下了滔天大禍。这个狐狸精，就是“臭虫”的爱人。自古道：一床被子不盖两样的人。这狐狸精比“臭虫”还要厉害，社員們給她編了首順口溜：“提起狐狸精，听了脑壳痛，无风三尺浪，嘴巴似鋼針。”只要你动了她一根稻草，他要罵十天半月还不干休。今天把她一棵最心爱的瓜藤咬断了，犹如咬断了她肚內一根大腸。她恶狠狠地扛着大鋤，跑进園內，恨不得将春桃一口吞了下去才解恨。恰巧这时“臭虫”放工回家，一見春桃，举起扁担就打，幸喜春桃会鑽会溜，没能打中。搞了半天不能出气，狐狸精堵住春桃还要截打，一面拉开嗓子象山羊叫样大喊：“打，打！”“臭虫”狠命追打，逼得春桃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，乱鑽乱闖。“臭虫”高举扁担逼近春桃，照着头上拚命一扁担，春桃乘势狠命一鑽，恰巧从“臭虫”胯襠里溜过去了。一下子把“臭虫”的一

只烂脚碰得血直流，痛得他怪叫起来。狐狸精一見，也顧不着打春桃了，慌忙上前給“臭虫”包脚。春桃趁着空子一鑽出了园門。引起二人火发，“臭虫”咬紧牙关忍着痛，賭咒要打死春桃。我同爱人得着这个消息，恨不得插翅飞上前去。远望“臭虫”同狐狸精穿梭样赶打春桃，并且嘴里大叫：“你往那里跑！”两人把春桃逼在山坡边，坡下几丈高，心想：这回可能收拾你啦，縱然打不死你，跳下去也跌死你。春桃見“臭虫”举起扁担，就朝狐狸精身边讓，“臭虫”逼近它身边狠命一下打去，只听狐狸精一声喊：“要死的杂种，你瞎了龟眼，打断了老娘的脚，要你坐穿牢儿！”吓得“臭虫”目瞪口呆，打了一个寒战。正好我同爱人都赶到了，見“臭虫”的脚血染紅了褲子，又見狐狸精坐在地上捏脚，見了我二人，口里不干不淨的連說帶罵。我同爱人只好忍着，細問原故，才知都是为打春桃吃了大亏。“臭虫”說：“你看，我这病脚是給春桃撞破了的。”狐狸精說：“我这脚沾春桃的大光，要死的老杂种打春桃把我的脚扫了一层皮，痛到老娘心里来了，春桃的一根毛也沒沾着，你看气死老娘不！”我和爱人听了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向他們道罪賠礼，又把他二人搀扶回去，这才滿天烏云吹散了。

回家以后，我們就把春桃拴住不許它乱跑。春桃也象小孩子受了一次大教訓一样，再也不乱闖了。这样飼料办不来，更是困难了。后来社里知道了这情形，就馬上撥給一部分飼料。我又到各地去学习經驗，爱人又找了很多野生飼料，野芋禾，虾須草，再加上种了一百多棵方瓜，問題就慢慢的解决了。为了給春桃增加鈣質，我們还用牛猪骨头、鷄蛋壳子研成末，制成混合食料給猪吃。說也奇怪，春桃长得又肥又胖，一天变一个样儿，众人都夸它长得好，只有“臭虫”两口不言語。

第四回 中 毒

轉眼又是桃花怒放的季节了。果然春桃长得膘滿肉壯，好象一匹銀鬃战馬一样，远近全知。大家議論紛紛，有的說七百斤，有的說八百斤，有的說：“这真是巧事，半年猪儿六十斤，一年难养二百斤，春桃一年有八百斤。”还有人說：“这才是一样的水养出百样的魚，我同他一天买的猪娃，一年光景，天差地隔。”我听了心中非常愉快，我爱人不消說得，出門就有人夸她是养猪能手。社委、队长常来鼓励她，县粮食局长陈福初同志听說了，亲身来看，并批准供应飼料。这样我同爱人信心就更大了。